

宋刊巾箱本曾南豐先生文粹存五至八共四卷每葉
十四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雙邊板心上方記字數下
方記刻工人名一字口上記事曾文幾刊刻精工舊為內府所
藏後為盛意園祭酒所得壬子夏余曾見之云文齋時
譚佑居奇議值未諧近歸寒雲主人篋中前日迺得假
歸一讀取嘉靖安刻本校勘二日而畢宋本脫誤頗甚然
足以糾正明刻者亦不少且曾集宋本世不可見僅有義內
校本展轉鈔寫舛誤已多此雖坊本殘帙然寫刻工雅與
聖宗文選同不可謂非奇秘也丙辰中秋日沆牀記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五

盱江 張光啓 校

無錫後學安如石 刊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
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
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鎰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腹隨所
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婦當村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
材產皆無有織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無

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眎捐一錢可以易死
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聞利害不能以穉米父
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砮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
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
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
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拊
徙死交迹一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
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
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
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

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傍浮圖所用鏡
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
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
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
若能獨勝其畜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相
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
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
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
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

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
記

仙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於
度則譏之見於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
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
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
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
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
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其陞反平寬衍沃

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所不能災予嘗視
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衍衍施施趨
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耶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
之何哉其田入旣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
主道士凌齊畢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
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旣成請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
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
而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
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余言爲厲已也夫八月

日記

禿禿記

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
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齊質
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暮得告
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
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授撫州司法歸
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
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與其弟來欲入據
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猝挽置
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於州不直周氏訴於

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
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
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
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隘其咽
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
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
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
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
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名鄧旺詰之合獄
辭留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余言而悲之遂

以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塿為
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
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
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
之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
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鵞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鵞湖院佛殿成僧紹元
來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
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

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
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斃農工商之民或失
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歛食
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
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
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
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余文者又
紹元也故云耳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

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旣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筆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胡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

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

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
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庫
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
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爲令者不知幾人
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爲陋縣而仕者不
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實爲鄉
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
之所欲爲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爲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
旣又自大其治所爲重門步廊門之上爲樓斂勅書置

其中廊之兩旁爲群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
庖滷各以序爲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
是乎在自門至於寢廬總爲屋室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
用工總爲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
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
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爲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
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鰕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
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
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爲之觀令

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
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
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減
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
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於落成不惟
其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
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庶
幾所謂知爲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爲
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
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旣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
不使已者得卒與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
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余記其不特以著其成
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曾鞏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
上有地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
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
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
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

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
則學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墨池之上今爲
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
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
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其亦
欲推其事以勉學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
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慶
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

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
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
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
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
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
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後最大自
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
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朞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
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
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

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
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
擴撥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
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喜
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
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
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化之漸而待
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
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
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
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曾鞏記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
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
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
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
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
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
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

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

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

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

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廢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

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
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
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
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竝而是時家事亦滋
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泗出於京
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
出於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

上庠嶺蹊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
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驅虺之聚與夫雨暘
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卑遊遠寓而冒犯
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噐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
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
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大夫
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間
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
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掬也得其間時挾書
以學於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

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
追古今之作者為竝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
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之
力無以為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
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余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
以役於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藜飯芑
莧之羨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
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
生之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
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
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
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鄰之弗地蕃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躡
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
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奧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
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耶然吾
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
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歆然
於心耶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

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
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耶顧吾之所好者
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
與夫論美刺非感徵託遠山鏡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
下至兵權曆法星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
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
魁傑之材殫歲月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
說其於天地萬物大小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
安危存亡之致罔不畢載處於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
友非耶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

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
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
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
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
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
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
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南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
某月擇山之陽元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
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遊
觀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
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
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
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
予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子心之所
樂焉至於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寤堂毀壞傑之觀
滋起矣此非徒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
從容彼其材且辯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
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
百年委棄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
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
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跡
則事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
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
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余之所感者寓焉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

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弁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

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此易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旣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即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堯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毛髮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耒耨未機蓋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氏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往往嘔呻而爲塗中瘠者以

此治教信讓矣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耶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八餘所堯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福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䟽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

人奔走附集者行行施施未有止也余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谿尉汪君名邁為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為射亭既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

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質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旌旄鐺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

南豐文粹卷之五
而不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竝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豈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

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者耶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壮大闕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藪芴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

喜增甍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元爽繚以橫檻
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
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
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觜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
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
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藪
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
內若夫煙雲開歛日光出歿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
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
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覲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
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
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
螣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
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
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
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
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
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上卷

南豐先生文粹卷之五

丙辰八月十一日校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六

記

盱江張光啓校

無錫後學安如石刊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
 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
 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
 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
 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

西豐文粹 卷之五
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又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

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嘉祐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

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

南豐文粹卷之六
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
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
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
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
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
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
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
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
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

清心亭記

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
以書而列置於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
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
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
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
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
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
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

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
能安之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
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
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
子之所以齋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
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
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
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
此其所存者亦可謂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
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齋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嘗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
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測
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
也坊墻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
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灾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
虫鼠豕之害凡一愚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
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
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
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

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

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余而叙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於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於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岸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之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緝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此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媿於心也

息有喬木之繁陰籍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竒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於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予_每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

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予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

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者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間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茆爲亭以笑而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

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游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

南豐文粹 卷之六
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

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

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元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湔庫廩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塙壅是水爲渠以灌隰隰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隰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

南豐文粹卷之六
城宋孝武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隄曰故城隄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隄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塌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隄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

竝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蹟興於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蹟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環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

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逢蠱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予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予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眾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庑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

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
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公輔
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
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
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
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
子卒功崇墉崛與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
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
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眈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
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
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
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
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徐孺子祠堂記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
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
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
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
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
旣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

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

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高於碑傍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余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

處結茹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
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
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
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尚德故弁
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爲揚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其部所領八
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
輸于京師爲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
之西爲大江江之外爲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爲門

東西出其西門旣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爲是
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
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旣徹而易之元侯
以余爲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
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
謂諸侯之制有臯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
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
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
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爲宮室門墉得宜
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

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爲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革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棟間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偓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後卒之美者其瓦甍金石髹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旣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者而後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也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
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
或垂崖如一髮或側逕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
茨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
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
隙間或衡縮繆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
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

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
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
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
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
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
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
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
其環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
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

內閣文粹 卷之六
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

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美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美粟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

南豐文粹卷之六
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儻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與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

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晝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蓄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蓄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

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
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
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
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
廷愷悌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
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
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
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

宋本無此篇

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噐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
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
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
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
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
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噐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
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
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
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

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
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
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
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
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
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
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
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
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

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
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
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
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
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
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
預釋在麻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
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
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
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

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前空一行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六

第八月十二日校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七

盱江 張光啓 校

無錫後學安如石 刊

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已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於古也而

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
冒挾賂爲奸囂訟囂然駭於衆聽而况欲倡率訓導治
於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脩潔之士充於朝
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
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勵之方定著於令以爲學制予
樂育天下之才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
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於經術者有司其
以次升之使聞於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衆士有
偷懦怠惰不循於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
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

也予旣明立學之教具爲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
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
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
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貽爾悔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
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
幸水旱螟螣之苗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
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之因析以
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

南豐縣志卷之十一
三
蓋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勵成就之者如此朕
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劬農之使爲之弛力役
均地征脩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
則爲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卹之令夙夜孜孜焦心
勞思者凡以爲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墾田廣
矣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
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
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闕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
畝之民舉欣欣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
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
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
又因禹以命稷契臯陶因群臣之僉曰以命垂益伯夷
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
於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九官十二牧皆
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
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景爲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
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

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於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勵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以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於古以正百官稽於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

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恡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於今以貽後世追於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於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諭朕意

策問

擬代廷試進士策問一

朕有志於卑漢唐之治而欲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故

南豐文集卷之十
四
於書無所不學而通其意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講而極其本末於人之材長養成就之者甚厚求而用之者甚至於民之務憂勤思念者甚詳撫而綏之者甚力患風俗之敝也正已以先百姓而明於教示患政理之陋也稽古以定制而謹於持循欲斥大疆土也勞於經武欲懷附夷狄也廣於推恩人之所欲者不敢違人之所惡者不敢強賞不敢以喜而濫刑不敢以怒而淫群臣之進對者夕請而朝見之四方之奏事者旦入而暮報之未嘗有聲色之娛未嘗有畋遊之好不營宮室不崇苑囿衣服飲食取具而已兢兢業業不敢暇逸日慎一

日十有六年於茲矣惟先聖王之烈雖自視歔然察其用心如朕者亦可以無憾矣然古之大有為之君必有大効於天下至於小能小善亦各有小補焉奚獨至於朕也意彌篤而功未見於人行彌勵而德未見於世豈所謂是者非歟所謂能者否歟抑所行者為可止歟所舍者為可用歟將在位者奉承法令苟為空文而不務究宣朕意歟意者今去古遠先王之政不可以復歟凡朕之所為繇前者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先後施設其要如何唐虞三代之所以成功德者孰近於今可推而行之漢唐之卑者孰存於今可革而去之其悉心以對朕

將自擇

擬廷試策問二

朕獲承祖考懼德不明故小大之事躬親省決以夜繼日不敢自暇而政未加善側身踐行兢兢業業不敢自逸為天下先而俗未加厚崇庠序之化信賞罰之法以開導而士未加勵憫農惠商補其乏缺除其疾苦以勸助而民未加富勵器械教士卒所以經營之者甚具而武事未立也定制度正官號所以彌綸之者至備而文治未洽也至於百工未昭彝倫未敘四民未盡得其職萬物未盡遂其性中國之勢或詘於夷狄九州之地未

一於舊服是一皆戾古豈朕之不敏所知者非其要所繇者失其統歟抑群臣之任事者不稱其任不能輔朕歟將乖繆之習久更革損益之始其功難見歟朕之待物者未嘗不以誠而下之應上者皆文具而已是何故也意朕之所為與古之所以致治者無異而其効之不問何也二帝三王秦漢以來迄於唐及五代雖功德有間然其所以治且昌與夫所以衰亂失之者其跡可考其原必有在焉其治且昌也所繇之路本末先後其一致歟抑有殊也其衰亂失之也浸漸積累所以致之一揆而已耶抑不然也知古今明治亂子大夫之職也其

具著於篇朕將親覽

南豐晁先生文粹卷之七

第

十三日校

南豐晁先生文粹卷之八

第

盱江 張光啓 校

無錫後學安如石 刊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

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
二君能辨之於群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
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
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
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
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
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
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
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
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

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
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
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
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
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
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
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
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
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
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

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家國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

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伯下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

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

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効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

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
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
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
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
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
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
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
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
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
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

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
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
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
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
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
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
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
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
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
聰明而克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智而積

之以至於從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勵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譎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

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伏以陛下聰明睿智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
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
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

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
食菲衣綿務遵節儉臺卑園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
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
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
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篤
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於
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
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
度越衆慮非可窺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闊遠
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
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群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
行之効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
憂勞惕厲無懈頃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
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
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
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
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

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効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傳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敷學半念終始典於學蓋高宗旣已學於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

覆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於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於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

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
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
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
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
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
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
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
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
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
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
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
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
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
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
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
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
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
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
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
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

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叡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百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明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葉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

留神省察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奕繫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旣立不嗣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

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

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竝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
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中否輒罷免世以
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
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
古所未有其愷悌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
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
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
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
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
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

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
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
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
克配前人之休故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
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
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
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
唐虞三代荒絕之迹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
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
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

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
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
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
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
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
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
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
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
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
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

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
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
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
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
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
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
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
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
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特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
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贄者

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袷服而戲豫東南
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
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
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
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
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
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
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
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
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河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

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鬼神置之
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
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
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
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
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
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
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
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

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
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
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
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
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
盛之時而洄酌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所以為成王之
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
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競
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
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
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
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嚮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
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
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
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
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
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
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

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罔命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

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贊之大旨也贊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眾職所係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累歲不

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群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常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

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缺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疎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可無爲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
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
其疎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垂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
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
者以告於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
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

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
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
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
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
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爲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
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
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
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固缺其高第其可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固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爲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固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固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

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今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大學以州大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旣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固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

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
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如
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
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馳敢
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
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
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
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一以特舉為準而入官
試守選用之敘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
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
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垂拱殿進呈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八

八月十三日校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九

盱江 張光啓 校
無錫後學安如石 刊

劄子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劄子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
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
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無農之
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

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
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
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兼農之勢固
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
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
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
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
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蒞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
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於後周隋唐脩列
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曠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

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
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
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
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
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鱗之以刑而自列於行
伍非毆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
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
實賴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
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
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

南豐文粹卷之九
緒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得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鄧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

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爲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各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禦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

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侈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

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懇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懇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懇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募職州

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
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
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
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
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
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
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
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
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
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

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
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
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
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
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
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
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
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
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
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

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缺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意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

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二百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校於嘉祐為一倍元豐校於嘉祐為再倍而熙寧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碁善奕者置碁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奕者置碁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

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能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

三城皆不爲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碁况之則立城不必多臣言不爲無據也以他路况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也今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

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誘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况蹂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略

貼黃

五路城堡據逐次降
下三班院窠名數目
如此竊恐係舊來
城堡自來屬樞密
院差遣後來逐度
方降到窠名係三
班院差人所以逐度
數目加多若雖是
舊來城堡即五路
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
太多

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算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下之所裁擇

再議經費劄子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於景

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其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

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年有六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

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
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
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
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
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
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
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
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
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
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取進

止

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
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令
僕射侍中爲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
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爲六官
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爲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
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
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

最爲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乃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

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爲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爰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爲職宜略知

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
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
可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
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惶懼激切
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
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
世之事其散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遠言國
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
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知之不明辯之不敏此臣
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
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
高明光大方脩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貌在外
服十有二年無銜鬻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
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踈遠屬陛下聰明睿智
洞照群情公聽竝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
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澗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世
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得
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

効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吐
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
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爲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
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
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
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治
官之意訓告群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爲
之制曲爲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謂經禮三百

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
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爲務在苟簡綱紀憲度
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
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禮
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
之治而不能脩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
章以爲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
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
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
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於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

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
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彞倫庶績皆得其任
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罰
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
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來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准載
實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
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
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爲萬世法臣愚固陋
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
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

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使臣得披腹心
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
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懇誠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元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進入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
之材徒於葷流麤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
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迹大脩治具一言片善人
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貌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
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

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嚴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彫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察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宣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茅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

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赦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已之情故魚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遶朝而身不邇法坐之凝嚴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更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真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眾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

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闕其
西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
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
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
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
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
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
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
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
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

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效少裨聖書
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
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
不任惶懼戰慄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中書舍人狀

閣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准閣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
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
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
世聰明俊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
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

南豐文集卷之九
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爲經後世
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
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所係如此逮至漢興
雖不能比跡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
爲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黜數其推而行之載於各
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
士若常袞楊炎元禎之屬號能爲訓辭今其文尚存亦
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
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
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唐漢至於出

口肆筆發爲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
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瞽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
於擯排忌嫉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
懼瘵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爲謨訓彰示海
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
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
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踈遠必有殊絕特
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典

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祇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爲榮遇况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効其區區之愚豈足爲陛下道哉况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憊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

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遵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况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闕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况五朝舊史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爲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

南豐文粹卷之九
任之妄貪真慕息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呂失
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
所大懼也若不蚤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寢久不
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
之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悞罷臣史事別
與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聽察之中
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
罪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
分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九

前空一行

南豐曾先生文粹卷之十

盱江 張光啓 校
無錫後學安如石 刊

哀辭

蘇明允哀辭

并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
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
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
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
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

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此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嘆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

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左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出已見不肯躡故跡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

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
之喪歸葬於蜀也旣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
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
不得已乃爲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
疆閔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
疆決大河兮齒浮桑燦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彫肺
腸自京師兮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
商羽戔戔兮勢方颺訖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
陽維自著兮暉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
傷

墓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
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
年之間教法旣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楊氏袁
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
耶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序焉公其家子
也敘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
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行義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
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

真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
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
賢良不就以爲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
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
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
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
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
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
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鄙
子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

數本亦作林行向有
虫鍾不可辨

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
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
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
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
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
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
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其濮民相驚且
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
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
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

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鯁鯁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材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

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謖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蹙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違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繩公事魁躡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誌辭若遵律盛哉世徽後宜聞

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遠近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爲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堊宋之北原予爲之誌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

寢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爲人者皆爲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爲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成縣主簿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

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
曾死而元曾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
也元曾且死時屬其僚趙師陟乞銘於予師陟以書來
告余悲元曾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予文以見於後故不
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曾於其父之墓
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
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曾未見其
止也生旣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
銘於墓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閣門祇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
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克國子監直講編
校集賢院書籍遷秘閣校理選爲脩英宗實錄院檢討
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
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

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
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
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
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
兼細委曲無不究盡具見於文辭闕放雋偉故出而與
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奸仆疆
果於力行婺鄧更革弛壞理具設張爲直講以能教誘
學者歸之爲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

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爲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爲開
封以慈恕簡重爲體不求知名以投世取顯爲公屬者
有不與公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
爲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異亦不翕
翕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踈至於勢利之際人所競逐
公方墮然跡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爲可忌也
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謂欲有所附致
公不爲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崕岸及至有
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爲人謹畏清
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籍疆土歸

南豐文粹卷之十一
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塋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於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崑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沒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跡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迺校中書迺掌帝制迺列禁林從容諷議治已伊何惟直而清治人伊何惟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於此尚利後人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罔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廷銘仕閩王爲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正贈秘書丞考諱平爲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

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一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人管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序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銜鬻亦不子子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竝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序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

晦如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
以永厥聲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
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為翰林學士尚書工
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六
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遷
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
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
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

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瑩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
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
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諶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蚤
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潔廉恭
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
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
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判官通
判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
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
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

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處顯好收獎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儔然自天聖至於今纔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棄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刁氏年七十與君之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邪君之葬秘閣校理裴煜以茂謚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

銘曰

維艱而勩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已無違在人
有賜我志之良訖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墓誌銘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余遊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顯意以學問磨礱浸灌為事居三年乃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

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固不得而辭也伯聲諱震爲人質厚沉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太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充貧然營䟽屬之葬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

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大父居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紘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東明今爲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三月戊戌年五十有二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庫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倪良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彥博予爲之序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已尚行寡言篤於求古廣見多聞有訛畀之而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諗後人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
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
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
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
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入其先蓋趙
郡藥城人也曾大父斬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
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
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
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

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
至千餘篇爲人踈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
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熟人將
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
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踈密一與之傾蓋無疑礙或
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
居園中守禦會其父病歿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
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
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强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官年七十有五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塋於眉山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二子曰渙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七人位佾不欺不疑不危軾轍殿中丞直史館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躬以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鄉邦學者誥誥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方迺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强者分其地為國以十數揚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

貴顯温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温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温已子知諫事昇為將死昇追以為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昇子璟為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為其秘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為秘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李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凌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檢字僊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

有禮文粹卷之十

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充能詩詩數百篇
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
呂氏女之夫名某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
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
丘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劉凝之仕旣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
之田而凝之豐躡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
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

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
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
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獲之畏世人之所慕
者無憚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
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
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因其言而識
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
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
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
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

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庶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人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蹊媿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旣庶而臧世迫而求獨優以取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配于古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畢字茂叔有智策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窮爲生事或毛密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廢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教警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議焉其文章尤宏贍瓌麗可喜三代遠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業就功名之時則賢臣謀士材技之人同世竝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

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墮窮頓委於巖壙間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事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娶李氏子曰覺曰覺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爲其銘曰

世或湏人中士爲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已爲足而材與世爲乖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以下之文宋本所無

補遺

國體辨

或曰事之弊作而更之歟安而弗顧歟曰作而更之也人之不善按而誅之歟安而弗顧歟曰按而誅之也然而作而更弊世以爲紛紛也按而誅不善世以爲刻訐也何謂歟曰有以也事之體有小大罪之情有深淺彼以繫者大而罪也深任忠義者之視之也則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未果也何則爲國家天下之計然也人見忠義者之然也不識其心而希之也曰事皆然也我顧不能然歟當其坐於府立於庭而

議之於四方使彼其繫者小而罪也淺而皦然反之蹇然辨之作而更之按而誅之恐不果也甚者搆而侈之也爲國家天下之計乎則未然也於是謹然厭其紛紛也病其刻訐也豈惟厭且病歟當世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上必思彼紛紛者之所行刻訐之所存而皆讓焉誠有任忠義者爲其所當然則不之見信幸而信則姦與庸者得拔厭且病之事而間之矣嗟夫事有似之而不然者此是非之所以亂虛實之所以昧不可惡也歟惡則如何亦察焉其請而更者利害也大繫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者之事其請而誅者

姦佞也大繫於國家天下也循之有理也則固忠義之事也反是也則末矣然則弊之細也惡之淺也安而弗顧歟曰考其弊而更之得其大者焉審其罪而誅之當其深者焉則細且淺者熄焉覩細者之可憂抑其不熄則徐徐而治可也豈安而弗顧也歟或曰彼雖紛紛也刻訐也然其於事也情歟曰或情不情焉雜也然則凡彼之所美也有讓而不情情而不以其地則罪始讓者歟否則彼之紛紛也刻訐也或情或不情時也罪忠義亦可歟

邪正辨

正者一邪者十烏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歟曰攷其實焉爾言者曰某正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正也猶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正也斯正人也曰某邪人也必攷焉其言與行果邪也亦曰無乃其迹然歟必也本其情情果邪也斯邪人也必本其情者爲之迹未可以必信也迹之未可以信者有無之有似之有構之者也以正人焉俟之勿疑之也有間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以邪人焉處之勿邇之也有助之必辨焉不陰受之也審邪正之術循是也不失矣抑未盡於是也孰謂未盡任與責之之謂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以

天下之事攷之見未治焉安得不任之以救其未治也邪者曰已治矣則思曰我之天下未治也正者曰用是策可以治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見可以治焉安得不用其策邪邪者曰彼策也不可用則思曰我攷之可用也必也待其終而治其效不戾於其始也有賞戾則有咎未至於其終而質其效賞與咎無所委焉不苟然而易也任與責之之術如是也故正者得盡其道邪者不得其間於冥冥之間於計也素定於信用也不輕以蔽於號令也一於賞罰也明於治也幾矣攷之其實爾此之謂也不知正者之爲正邪者之爲邪豈異焉不此

之尚而已言者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因亦曰某正人也某邪人也於其言與行則未之攷也苟攷焉則亦其迹而已矣或無之或似與構之者也於其情則未之攷也以正人俟之或疑焉有間之者則陰受之不之辨也正者曰天下未治也邪者曰已治也邪者勝正者十常八九以天下之事攷之耶則未嘗也任正者之策邪者曰可置則必置之以先王之道人之情攷之待其終而質其效正者賞與咎耶則未嘗也其於是非用捨苟焉而已也夫然故正者不得盡其道邪者得間之於冥冥之間於計無必定也於信用輕以蔽也於號令也二於賞罰也不明於治也疏矣正與邪兩尊焉一日而有敗焉有職其責者歟或曰大賢大佞之不可以攷其實也曰子之言不可以攷其實者不以大賢之爲賢大佞之爲佞或無其迹歟吾固言之也無其迹則孰由而知之歟必也本其情之謂也本其情是以致其實矣豈不可歟知不循其迹又不本其情而欲知其賢與佞顧非不可歟然則子之言者惡其迹之難知也吾云爾者以其情而知之也其意者解

說勢

周之初天下列爲諸侯而居者以千數力小易使也執
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而已固實有以
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
誅之不能加之并爲六國合爲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
也地過王制也漢興襲其衰制尋亦大亂秦人壞列國
而郡縣之其執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
專眠徒置守宰若弈碁然爾執甚便而治豈得行也上
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越之相觀一有變則翻而
從寇爾而能有以翼天子乎故一夫唱叛而秦滅矣非
郡縣罪也守宰亡具甚耳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

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且從而更其事以
爲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眠其大倫大法之
治亂爾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執便而易
治皆善也地過王制執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
列爲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執足以
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執豈不
誠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寢藩鎮權功成求遂矣然
而尚未反守宰之分職伸州縣之幹翼其計之未善也
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覬倖之人出者州縣其胡以備
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難擇人而任之

分執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說用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噬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于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雪霜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克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雪霜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群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土

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飲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知_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與陽也運于內而莫顯于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之以水火雷風雪霜雨

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于上而陰被于下馴于其心而不可疆通于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于儀繁于聲音執于器據于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僻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之

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別吾麤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惑之態然其氣要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

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
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吊屈原
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
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
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
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
朝譬之投規於矩雖疆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
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
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
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
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
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
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南園晁先生文集卷之十

許文會寫

